

老小孩的母親——曾奕函

陳儀軒 報導

2018/12/02

「新竹市失智症老人日間照顧中心」，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熟悉的場景，一年多前曾到這裡做服務學習。我搭乘電梯來到三樓，像幼兒園一般裝飾的圍欄裡，傳來簡單的耳語，我輕聲喚了一句：「您好！我要找奕函主任。」爺爺奶奶們紛紛張頭望著欄外的我，好像在期盼著什麼。初見一位綁著低馬尾，身穿素雅衣服，有著無比親切感的這位，她是老五老基金會新竹中心的主任——曾奕函。



老五老基金會新竹中心的主任——曾奕函（圖片來源 / 陳儀軒攝）

這一步 走進了老人服務

深耕在長照界的奕函主任已有近十五年的經歷，大學就讀社工系。民國80年代，老人服務並不普及，隨著台灣日漸進入高齡化社會，長者照護的議題才逐漸被重視。「大學時從未想過，只想做兒童服務，也想做精神病患的服務。」社工系含括多個領域，然而老人服務從不是曾奕函的選擇。剛畢業便在醫院工作四年多，離職後又到身心障礙機構就業，大部分接觸不到十六七歲的兒童。

在某次因緣際會下，收到來自從事老人服務的學姊的邀約後，曾奕函在民國88年正式踏入老人服務的領域，剛錯過一個兒童家扶中心機會的她，想說不妨換個跑道好了！在高齡化社會來臨時，至少不用擔心未來沒有工作可以做。在台中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一待就是六年的時間，進行居家服務的業務和志工站的推展。從基層做起，擔任照顧服務員的她，要到一些獨居老人或行動不便的長者家中去做環境清潔、沐浴、或是陪同散步、料理餐食等。六年的時間，她開始感到有些疲憊，面對不斷重複發生的棄養問題或是政策不佳等，身處後端處理的他們，總是有些無能為力。「因為那樣加上有點疲憊，我在思考，除了社工這個行業外，我還能做什麼？」

人生的路口 再一次遇見自己

曾奕函停下腳步，開始思索自己除了社工的行業外，還能做些什麼？離開弘道後的五年時間，她轉進一般職場的路口，考取保險員的證照、財務規劃師的證照，在職場管理顧問公司裡去看看不同職場的生態，更是讓自己沉潛，渴望探尋不一樣的能力。「其實我從小就喜歡助人，我覺得現在的商業職場好像沒有辦法完全地去滿足我內心的那種渴望。」轉換新跑道的路上，曾奕函一邊冒險、一邊發掘新的自我，途中卻讓她遇見了內心最真實的自己。

轉換跑道的五年間，碰上父親生病，病情每況愈下，曾奕函擱下保險領域的工作後，和家中姐妹待在醫院陪爸爸。四個月的陪伴，補足了父女倆過去不甚親密的互動，曾奕函說到：「我爸是一個很嚴謹的人，也不是會跟小孩子很親密的，所以我回家頂多跟我爸打個招呼。」父親離開時，她並沒有太難過。然而，最後一哩路卻讓曾奕函將這份愛化作再前進的動力。

「其實是在那段時間，我重新去思考說，老人的工作還是我內心想要做的，去想長輩在生命的末期階段我可以給他什麼。」再一次回到社工界，曾奕函說著：「我還是要做老人服務的工作，因為那個是我熱愛的。」雙眸閃爍著自信、堅毅的光輝，我知道她是屬於這裡的。

落腳新竹 在地深耕

因緣際會下，曾奕函收到來自老五老基金會新竹中心的邀約，她猶豫了一陣子，從未離開過台中的她，決定下一步要在新竹落腳，期許自己從過去的基層服務到管理職，走向另一個人生階段。「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因為結婚來到新竹，不是！我是因為工作關係。」還是單身的曾奕函，曾經渴望走入婚姻，可是過了那個時機點後，便不再汲汲營營的追求，她說就相信機緣吧！

升任督導的曾奕函，面對初成立的新竹中心，人流的變動大、照顧服務員的能力也不穩定，除了開辦日間照顧中心外，也承接了居家服務的業務。在弘道六年的基層服務經驗，她對居服並不陌生，但是首創失智症照護的服務，曾奕函參加許多特訓與課程，為了讓自己與團隊能盡快建立照護失智症長輩的正確觀念。面對團隊間的衝突與磨合，她身體力行，帶領團隊學習溝通與合作，一步一腳印地讓

基金會的新竹中心成為現今的模樣。



老五老基金會新竹中心 (圖片來源 / 陳儀軒攝)

因為被需要 所以堅持付出

「我們在服務的過程當中會把長輩當作是我們的親人去看，可是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也必須要有一些專業的界線的保持。」說著過去在服務長者的故事，曾奕函想起了兩位榮民伯伯。他們沒有結婚也沒有家人，因病住進榮民醫院，其中一位伯伯說什麼也不願意搬到榮民之家，當時還是志工的曾奕函和伯伯溝通許久，知道老人家最怕的就是孤單寂寞，便事前聯絡嘉義榮民之家的志工，並和伯伯約定好定期去探望他，這才同意前往。另一個榮民伯伯更是將屋子鑰匙交給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她，希望能全權交由她來處理財產，她只是寫了張保管書給伯伯，並沒有接受。對曾奕函而言，背負肩上的並非一份份沈重的責任，而是收穫來自長者們的信任與依賴。



居家服務到侯奶奶家中舉辦百歲生日宴，侯奶奶讀著我們寄去的生日卡片。（圖片來源 / 曾奕函提供）

「小孩子我們是看著他一路長大，但是老人就像點燃的燭光會慢慢越來越弱，到最後熄滅。」曾奕函選擇付出的，站在人類生命的最後階段，為這些長者們帶來人生的改變。死亡是必然，但因為有他們的介入服務，讓這些老人家在末段人生路上能有個好一點的生活，有陪伴、有快樂、有尊嚴地活著直到離開。儘管面對生老病死不斷重演，但總覺得有些遺憾，覺得不盡人意，對生命的意義，重新定

生老病死不斷重演，心裡難免有些衝擊，她仍不忘從小熱心助人的初衷，告訴自己：「我是去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我也老了

「我希望老了以後可以當一個優雅的老人。不一定要穿的很暗淡，還是可以讓自己很時尚，去過著優雅的生活。」曾奕函笑說看了百百種的老人家以後，她開始會對「老」這件事有更多關注與想法，想像自己老了之後會是什麼模樣。她提到每個人都應該在變老之前，開始去學習變老，因為很多事情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該懂得去規劃之後的人生。

老五老基金會提倡著「老五寶」，分別是：老身、老居、老伴、老友和老本，擁有健康的身體，尋找適合居住的養老環境，擁有陪伴身旁的伴侶、朋友，更要有老本能自由花費。曾奕函秉持著老五寶的信念，立志要成為一個可愛的老人。

訪談之間，我笑了又哭、哭了又笑，面對處於弱勢的老人我總覺得自己力量渺小無以拯救蒼生。曾奕函卻是用一顆真誠的心對待每一位長者，在她的眼中這些獨居老人、失智症的爺爺奶奶們就像一個個老小孩，既不是憐憫也不是同情，而是付出一己之力，為他們的人生帶來一些改變。曾奕函之於這些老小孩們，就像一位母親，奉獻自己、服務他人。



記者 陳儀軒



編輯 顏筱娟